

风物咏

初夏素描

牛图

几天前，满山苹果花开，蜜蜂嗡嗡，陶醉于花海之中，却没在意神秘之笔在静悄悄地素描，洁白中偶尔点缀淡淡的绿色，最先开过的花瓣，慢慢下落，但花香浓烈，依然弥漫空中，让你醉晕，忍不住驻足。

苹果园边有落幕的杏花、梨花、桃花，近看，枝杈上露出豆粒大的果子，被嫩黄树叶掩着。白的世界正在极快地远去，无形的画笔伸向绿色调色板，饱蘸后，有次序地由淡到浓。夜幕来临，画笔并未停下，它饱蘸夜色，给绿色加点儿染料，以备墨绿之用，因为夏到了，夏是出水的日子，热烈的日子，要绿到骨头里的日子，需打好底子，需大铺陈。

再次来到果园，那片片雪海不见了，处处绿色平铺开去，浮一层淡雾，告之繁华已过，流水逝去，现时你置身在真正的海中。免不了叹息，先花后果的那些精灵，存于短暂瞬间，香消玉殒，留下一个个生命，让人敬之忆之叹之。花魂凝结的嫩果，密布海中，冒出的叶子长得如此之快，叶面上泛起油彩，轻轻抚之，软软的，油油的，恍如少女的脸蛋，嫩出水儿。温度跟上来，各处走动的休闲者都穿了短袖衫，轻装而出。那幅春景图翻过去了，开始淡绿的色彩，暖而不热的阳光，轻轻地涂在树上，温润而醉人。迈步在果林边，不见夏的热烈，只有清爽的气息，那是叶子微弱的呼吸，发出淡淡的清香味儿。恰如少年，生气勃勃，只把它的好释放出来，初夏是迷人的，不寒不烈不怒不威，只怀揣爱，惹得各种植物稼禾往它怀里拥。

走往高处，远眺，满目淡淡的绿色中，捎带鹅黄，初夏还是羞涩的，由轻飘过渡到庄重，它在攒情，在积淀，预备一个酷暑的构想；它还是柔嫩的，没经历过烈日曝晒，没经历狂风暴雨的淋浴。路边几棵杏，风过，画笔一扫，叶子翻动，一串串指头肚大的杏子，探出脑袋，不细看，误认为是一片片嫩叶。从紧挨着的一串杏子里摘下几个，手指轻轻一捏，杏子有些硬了，里面有软的鼓泡儿。咬开，白白的杏泡儿正发育。此时吃它，自有一番味道。虽然有酸味儿却不太酸，一嚼酸味儿被杏泡儿的苦融化了，略有微苦弱酸，即便吃不得酸的，牙也经得住这自然的酸。再等几天，杏泡儿硬了，成为杏鼓儿，杏子渐次发黄，杏肉儿真的酸了，它满腔酸涩，看看会淌酸水，此刻谁都不会动它。不着急的，自然画笔不会忘却，从内到外，在酝酿在剪裁在修饰，催果实熟透。麦黄，杏黄，在绿意渐浓的田野里，自然会描画出一片金黄，暖出来，红进去，把青涩取走，给人收获的希望。

四月的麦子，最受自然追捧。阳光甚好，风如意，麦子如大海一般铺开，浓绿堆叠在麦田上，惬意的风掠过，漾起微澜，麦子低语，在诉说在展望，仿佛藏了十万喜悦、万千美满。草作为胜景里的点缀，它们挺了腰杆，自觉围起画图，供人类观瞻。试想，没了草的画图，美景便缺失陪衬，初夏的绿便浅了层。

各种树木不再专一地攀高，用绿叶浸润凋零的时空。握住春的接力棒，动作潇洒自如，将声色浸润于树的心中，浸入夏的每一节律。画笔伸向山间、村边，引人注目的一条条大小河流，白练延展，活了江山。一幅清明上河图，百业兴旺。一座座桥，船舶来回穿梭，城市站点，活跃着往来游客，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闪烁希冀的目光。

广阔的时空张开梦之蓝，自然之手紧握画笔，目光专注，想象奇异，井然有序地素描。枯黄的叶子，变作泥尘，山野变绿了；野菜该绿的绿，野花该黄的黄，该白的白，无一遗漏，无一遗忘，浓淡相宜，处处美妙。一片片黄土地里，也正被画笔盯着，哪儿该冒绿了，急忙描画；哪儿该黄了，调色板立即端到面前。素描在不紧不缓地铺垫，心中早有盛夏的热烈，一把火在积淀。

天天走向野外，跟自然相处，你可以听见哗哗哗唰唰唰的声音，画笔仍在静悄悄地挥洒，可能你身上也被涂鸦了，闪亮新时代的图案，闪亮梦之光彩。

等你几天不见，再次来时，画册又翻过浓浓的一页。

季节正走向深处。

春天的姿态

沐溪

春天来了，它像个初生的婴孩，一声啼哭，就让睡梦中的大地，欣喜地竖起了耳朵，那声音，清脆而稚嫩，干净又紧迫。

春风听到了，告诉了河边的杨柳；河流听到了，告诉了身边的草儿；鸟儿听到了，告诉了远处的森林；小伙子听到了，告诉了心爱的姑娘；放学的小女孩听到了，告诉了缠着小脚的奶奶。

一切都在春鸟的鸣叫中，明朗起来了。

你看，那些山峦，已披上绿绒绒的衣裳，欢腾的马儿，撒着欢儿跑出来，嗅着它喜欢的青草味儿。还有那些河流，开始不管不顾地忙着赶路，迎春花就在河的对面，那娇艳的姿态，着实惊艳了蝴蝶。

天空，蓝得干净，朵朵云彩相互温暖地靠着，一缕风经过，远远的，传来燕子的呢喃。

阳光，温暖如初，那些在阳坡上大片的草儿，都骄傲地伸直了身子，各色花儿也都在动情地摇曳，山谷里传来人们的欢笑声，那些或深或浅的脚步声，让热腾腾的大地多了些欣喜和期盼。

小麦已经返青，正在悄悄拔节。那些桃花杏花樱花也耐不住性子，露出了新芽，初放的花蕾，在春风里，羞涩地打着卷儿，阵阵芬芳，让忙着采蜜的蜂儿醉了心。

这是春天的姿态啊！大街小巷，出行的人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衣裳。那些淡粉、鹅黄、火红的丝巾，在春风里飘扬，这是春天里最好看的色彩，这是春天最动人的弧度，这是青春最靓丽的情影！

当小孩子折断柳枝做成哨子，春天高兴得像个孩子，在操场上奔跑。大人们在田地里劳作，老百姓的菜篮子鼓成了小山丘。那些川流的车辆，东南西北传递着春的气息。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样的色彩，红的、绿的、黄的、紫的，这五彩缤纷的色彩，就是老百姓心里最绚丽的色彩！

春天的乐器

金银超

一抹绿意，一簇花苞，惹得一棵棵树儿，急着冒芽。小时候，春的暖风，吹得小孩撒起欢来，一个个小脚丫，游逛在山脚，穿梭在胡同，玩闹在麦地，招惹着那一朵花、一片叶、一根枝……

记不得哪个春天，从老一辈那里习得一门“手艺”，一种不凡的专属于春的技巧——“乐器”制作。

柳树，纤细的枝条，与风共舞。嫩芽将吐未吐，柳条的表皮与里面的枝干粘接的还不是很紧密。折上一根稍细的枝条，左手捏紧离折断处两厘米的位置，右手捏住折断处树皮，稍用力转动，会感受到一周的树皮与枝干脱离——我们说它离骨了。这样，循环向下转动，长十厘米左右，截下此段，抽出枝干，圆珠笔壳大小，剪平两端，在任何一端取1厘米左右按扁压平，再刮去两面树皮，打磨似喷呐的吹嘴一般，至此一件“乐器”诞生了。扁扁的吹嘴，放入嘴唇含住，稍稍用力吹气，发出响亮清脆的喇叭声，甚是有趣。

杨树，稍粗糙的粗枝条，是另一款“乐器”。制作流程同柳枝如出一辙。因杨树枝较粗大，不太容易转动，发出的声音低沉、浑厚。

麦苗，别具一格的“乐器”，深得我的喜爱。拔一根麦苗茎，取中心最细嫩的部分，轻轻展开，茎芯边缘一层极薄的白雾色嫩膜，便是发声的“乐器”了。将薄膜噙在嘴唇，变换着气息，稍用力吸就会发出美妙的清脆鸟鸣旋律，极其悦耳。

那时候，每年春天，孩子们三五一群，头顶七色百花帽，手握杨柳枝条，忙得不亦乐乎，就为精心制作一款最满意的“乐器”。

小小的“乐器”，奏起春天的交响乐，响在胡同、响在麦地、响彻整个村庄……

这“乐器”，是春姑娘的馈赠，是大自然的给予。

春天来了，远在他乡的我，又拿出了这门手艺，这源于我的女儿。和女儿在小区闲逛，行于随风摇曳的柳条下，我喊停了女儿。我说，柳条能发出美妙的声音，你想不想学。她说我吹牛，不相信。

我折了一小段柳枝，蹲下来，女儿蹲在我身旁，瞪着大眼睛，探着好奇的脑袋，怀疑地欣赏我这门“手艺”。当我将扁扁的吹嘴在嘴唇边吹响时，她吃惊地笑了。

“爸爸，你是如何做的呀？快教教我。”女儿拽着我的手，像发现了有趣的新玩具，迫不及待。

“我呀，也是跟我爸爸学的！”我扬扬嘴角，“我不是吹牛吧？”

时光如流水，春天的这把“乐器”，如今女儿也学会了。

这或许根本称不上是“乐器”，但在乡村人的心里，它就是流传下来的“乐器”。

诗歌港

月亮船

邓兆文

很小的时候
把天空看成是大海
一弯月亮像小船
满天的星星就像鱼
游在它身边

人不能长大
长大了，才知那不是船
船就穿在自己的脚上
走了一辈子的路
也没捕到几条鱼

但我从不后悔
因为，那些伤疤也是
自己挣来的财富
将来，可以讲给子孙
让他们少走弯路

春雷

刘学光

霎时的震响
惊起小草的脊梁
昂首奔向天宇
大地翠绿闪光
蓬勃向上
起舞成就绿色海洋

雷公唤醒
小溪的欢唱
饥渴的土地
焕发新生的力量
新翻泥土的召唤
种下生命的种子
希望的田野
迎来丰收金黄

沙滩上的小木船

林海

月亮瘦了
落在软软的沙滩上
老渔民像爱护儿子一样
撮起金子般的沙子
将小木船围在舒适的岸上
小木船心却在海上
昼望日升日落
夜闻潮起潮降
即便在梦里
也是搏海斗浪
鱼虾满仓
在汹涌中荡漾着灵魂
在平静里耕起波浪
岸是弓背
浪是弓弦
船是射出去的箭
目标永远是海洋
海是田
船是犁
犁出的何止是浪花
更是浪花里闪烁的希望
瘦身在沙滩
圆满在海上
纵然在大海里粉身碎骨
也不愿在沙滩上腐朽感伤